

27° 黔地话题



戴冰。受访者供图

当AI开始写作，它能带来什么？
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曹雯

嘉宾

戴冰：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贵州文学院院长
钟硕：作家、诗人
段存东：笔名晴了，贵州省网络作家协会会长
张亮：AI深度学习专家，曾任职华为、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
主持人：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曹雯

AI写作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

主持人：今天这个话题，首先请AI技术专家张亮老师从AI的底层逻辑讲一讲：AI到底是怎么“写”出文字的？它的强项和短板分别由什么决定？然后请3位作家结合自己的创作或测试经验，谈谈AI在文学现场的表现。

张亮：AI写诗的时候，它在想什么？答案可能让你既放心又警觉。因为大语言模型并非“理解”了你的意图，它只是在用庞大的训练数据，统计性地预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。比如春后面为什么是风，在AI的神经网络里，它掌握人类展现在网络上的知识所有的文本，它会把中文词典全部查了一遍，发现“风”的概率最大，就推导出了春风这个词。目前，AI写作的强项是语法，它写出来的英文、法文、中文都很流畅，没有语病，格式非常规范工整；在信息整合、风格模仿方面也很强，比如模仿李白的风格、余华的风格、莫言的风格都可以。但AI在文学创作所需要的生命体验上还不太行，它没有生命，也就没有体感、没有价值判断、没有感情深度，事实上人类的情感和童年记忆、自我性格都密切相关。

戴冰：早些年，对AI能力最初的测试好像是围棋，阿尔法狗挑战当世围棋强者并获得压倒性胜利。AI下棋是计算的结果，它可以穷尽所有可能性，选择最好的路径，人肯定比不过。但文学创作不是计算，是个体体验，是公共性的个性表达，AI写作的前提是对已有素材的总结和预测，目前还做不到有深度、有温度，特别是诗歌，乍一看新奇，但读多了就发现千篇一律，没有个性，没有痛点。我曾试着把自己的文字输入AI，让它按照我的风格写文章，它确实写不出在我这二三十年写作历程中独特的内心感受。此外，AI写作文学类作品的语言幼稚，文艺腔和学生腔非常重。

段存东：AI在网络文学创作上的优势很突出，文字润色、环境动作细节描写、文案整理这类工作做得又快又细致，还能快速提供多样写作思路，帮我们跳出创作僵局。但AI的短板也十分明显，首先，AI缺乏独立且连贯的剧情逻辑与长线布局能力，只能基于现有内容做延伸，无法自主把控长篇网文的伏笔闭环、人设一致性、主线节奏和故事内核；其次，AI习惯堆砌辞藻、滥用修饰性形容词，文字华丽但空洞，缺乏真人作者的情感温度、文字风格和个人创作特色。现阶段的AI对我而言，是不可或缺的专业创作辅助工具，而非创作主体。

主持人：钟硕老师，您曾经在自己的创作中与AI打过交道，甚至写了一本以AI为主题的小说《AI夜郎国》。您对AI写作能力的判断是什么？

钟硕：AI运行的底层逻辑是语料库、数据喂养（训练）和算力。我认为AI有人类难以比拟的思维敏捷度，能迅速提供大脑想不到的内容，这是从训练叠加算力的角度，是针对孵化的路径和速度说的。毕竟大多数时候，我们只是平庸得不自知，或者说我们平庸得很稳定，AI可以让我们“多快好省”地平庸。当然，它也可能催生新的可能，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。其实换一个角度看，当作家们拜读、学习经典及各种优秀作品时，偏爱大师尤其诺奖大师的作品，这种阅读和学习，本身也应该是一种“被喂养”“被种草”，谁能确定自己的灵感创作，到底是“二手的”，还是纯粹来源于自己的本心？你抵制AI写作，干嘛不连那些大师和经典一起抵制？因为本质上这一切都是“语料”是“数据”，谁能待在真空中？待在纯自我搭建的某种信息茧房里？

创作“护城河”的共识、分歧与底线

主持人：面对AI写作，几位老师的反应都不尽相同，有人更谨慎，有人更开放，有人甚至已经将AI纳入日常创作流程。这种差异背后，也许是文学创作观念、方法的不同，以及创作场景的不同。想分别听听几位老师对此的看法。

戴冰：对我个体而言，我写作是想表达，方式就是通过文字。如果通过AI来做，就失去了我进行文学创作的初衷。写作是我的生命需要，我享受的是写作的过程，不是结果。从某种角度说，一切艺术创作的底层动力，实际上是一个人触摸和试探自身边界、轮廓和本质的过程，也就是体验自身存在的过程，如果AI直接给了我一个结果，那就失去了这个过程，写作于是变得毫无意义。但我这样说，是从写作者的角度，如果从读者的角度，事情可能就完全两样，后者是只看结果的，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创作，与他都无关。

钟硕：就我个人而言，写作我将之分成两类，一是写自己真正想写的，我不会让AI介入，因为我完全不需要它。那种可写可不写的应景、应酬式的无感文字或商业类文案，未来我可能会尝试“人机合作”。根本上看，所有的问题都是悖论性的存在。AI省时省力，可以为解放创造力服务，但它会不会束缚和干扰人的自主性？这个的确不好说，对此我持观望态度。我觉得平庸的作者用AI，他的创作也可能依旧庸常，有天赋又乐于努力的作者，他创作成功的

可能性会得到提升。因此也可以反过来说，优秀的人脑能提供AI“想不到的内容”。无论怎样，真正的纯文学是心灵的投射，以自己最本然的心性和感知路径进行创作，这在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都是最可贵、最高级的一种。

段存东：日常创作中，很多关键内容我都会坚持纯手动写作。像整部小说的世界观搭建、整体故事大纲、人物人设塑造，还有剧情主线走向、重要伏笔铺垫，这些定作品根基的内容，我全都自主构思撰写。另外书中的高光名场面、情感对手戏、核心冲突桥段，还有贴合自身文风的特色表达，我也一概自己动笔打磨。这些最能体现作品风格与灵魂的地方，绝不让AI插手。我始终秉持以人为本、工具为辅的原则，只让AI做校对改错、语句润色这类杂活。守住手动创作的底线，才能保住写作初心，也守住一名创作者真正的核心竞争力。

主持人：3位作家的感受，有一个共识是写作的核心在于人的主体性，无论是否借助工具，创作的灵魂必须由人守护。从技术角度看，张亮老师您认为作家的“护城河”在技术演进中会一直存在吗？

张亮：人脑有一种叫默认模式，就是大家所说的“放空”——工作累了，找个地方去旅游散心或者什么都不做。人类的灵感往往就在放空产生。研究证明，高创造写作者的默认模式网络内部联结更强，语义记忆呈扁平化结构，这使得遥远的概念能被快速联结。所以创造性写作不是依赖作家努力思考，而是依赖大脑放空时激活的默认模式网络。这正是AI最难模拟的一部分：走神、白日梦、无意识联想。因此，AI会取代作家吗？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陷阱，因为这个问题预设了“写作是可完全被技术替代的机械劳动”。但事实上，写作从来不仅仅是信息输出，而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外化，是生命意义的表达。

新大众文艺的机遇、分化与共生

主持人：不可否认的是，AI大幅降低了写作的技术门槛。当越来越多素人开始借助AI参与文学创作，会不会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的大量涌现。同时，过度依赖AI会不会让新人丧失独立创作能力？

戴冰：这个问题本质上还是一个写作的初衷是什么的问题，如果是我说的，为了自我表达，那你已经有了要表达的东西，为什么还要借助AI？但如果你只是想制造文字商品，那当然是你的自由选择，我没什么好建议的。据我所知，网络上已经出现海量的AI创作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，而是已经成为现实。

段存东：长期依靠AI代写构思与剧情，新人会丧失独立思考、布局剧情、塑造人物的能力，只会照搬拼凑内容，难以形成专属写作风格，也摸不透网文创作的核心逻辑，最终只会沦为文字搬运者，永远无法成长为成熟优秀的创作者。在此，我想对新人提几点实在建议：第一，坚守原创本心，核心剧情、故事大纲、人物人设务必亲自主持构思撰写；第二，合理巧用AI，仅用它做文字校对、语句润色、拓展写作思路；第三，坚持日更练笔，多研读优秀作品积累经验，沉下心打磨文笔与剧情功底，靠自身实力稳步提升写作水平。

主持人：那么AI会重塑网文行业的“金字塔”结构吗？是加剧“强者愈强”，还是给新人弯道超车的机会？

段存东：我认为AI确实会重塑网文行业格局，整体趋势是强者愈强，很难成为新人弯道超车的捷径。资深头部作家本身具备成熟文笔、剧情把控力与审美判断力，善用AI提质增效、稳定更新、丰富情节，借助工具进一步拉开差距，创作优势愈发明显。而多数新人缺乏创作功底与内容鉴别能力，只会照搬AI生成内容，难出优质作品，不仅无法突围，还容易陷入同质化创作误区。因此，AI能降低入门门槛，却拉不平创作底蕴与思维差距。它是强者的助力，不是新人逆袭的跳板。

主持人：钟硕老师，您在《AI夜郎国》中尝试了一种独特的叙事实验，通过这个创作，您对普通人借助AI写作以及未来文学的生态有什么观察？

钟硕：未来文学创作或许会产生类似金字塔的结构，底部是AI生成的海量通俗内容，包括自媒体文字，满足大众娱乐需求、表达需求、提供情绪价值；中部是人机协作的“中间态”，兼顾质量与效率；顶部是纯人类创作的严肃文学，探索人类真相、精神边界和生命的终极意义及价值。这里并没有鄙视链，而是我们被允许感知“生命与存在”的路径不同、风景不同，所领受到的馈赠也不同，文学就是“人学”，金字塔结构的生成，只是一种客观的生态。在AI驱动下，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有可能形成某种良性互动：严肃文学为通俗创作提供艺术滋养和思想养料，通俗文学为严肃文学提供受众基础和展示窗口、途径。



段存东。受访者供图



张亮。受访者供图



钟硕及其作品《AI夜郎国》。受访者供图



AI创作场景。图片由AI绘制